



悲天愍世的寂天大阿闍黎在《入行论—智慧品》中云：

意不住诸根，不住色与中，

不住内或外，余处亦不得。

心意不住在眼等六根中，不住在色等六境上，也不住在内根与外境之间，心意不在身内，也不在身外，而其他处也找不到。

没有观察时，我们每一个凡夫都会觉得自己有心识，而且它明明清清，实有不虚，由于有它的作用，自己才会有种种见闻分别，才会有种种身、语活动等等，这一点大多数人都如是认为。但是我们现在要突破平时的习惯思维方式，透过这些现象去观察心识：它到底住在哪儿，从哪里来，是什么形状……通常人们会认为心识分为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六种，这些心识如果实有自相存在，必定会有其存在之处，因此先从心识的住处观察。首先从人们执著最为普遍的眼等六根上分析，心识是否会住在六根之中呢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，如果其中有心识存在，一定可以现见。而事实上六根是由色尘组成，将构成内根的微尘一一分析，除了各微尘分外，绝不可能找出有自相的心识存在。

同样在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等外境上，也不可能存在心识，因为心识若存在外境上，就应成与身根等无关之法，身心无关，心也就无法了知眼等诸根的觉受。如果说心识在根境中间，而所谓的根境中间要么与二者无关，要么兼在二者之上。与二者无关则不能知身受，也不能知色法，兼在二者之上也不能成立，如上已破；如心在身内，则不能知外；心在身外，则不能知内……观察心识的方法，在经论中有多种，在《楞严经》中有七处征心的方法：心在身内 1、心在身外 2、心潜在根里 3、心在内外明暗之间 4、心在随所合处 5、心在根尘之中 6、心在无所著处 7。在《迦叶请问经》、《宝积经》中，也有内外各处观察理论。而在座诸位闻思过多年中观，掌握了不少观察诸法空性的理论，在分析心识时，也可以用上，从内到外，从诸内根到六尘等等，一一作详细分析，看看平时自己所执著的心识，它到底住在哪儿？若遍寻而不可得，了知心识任何处也不存在，那么对这种何处也无有的法，又怎能顽固地执著不舍呢？

非身非异身，非合亦非离，

无少实性故，有情性涅槃。

心既不是身体，也不是异身之外法，非与身相混合，也非离身而存在。因此心识无有丝毫真实自性，诸有情的自性本来即是涅槃。

再从心识自体上观察，心识并不是身体，因身体是色法，其法相与心识不同，而且死人身体尚存，若身心为一，那是不是死尸也有心识呢？那心识是不是异于身体，是与身体毫不相干的外法呢？这也不可能成立，现实中稍有心智者都会知道，身心相知相连，除身体诸根外，若心识另外存有别体，则应成与身体诸根无关之法，那么一切有情之身应成

无知，如同死尸一样，这种观点谁也不敢承认。心非身非异身，那是不是与身混合一体，像盐与水一样呢？这也不成立。若心遍于身支各分，那可以用前面修身念处的方法，逐个身支观察，不可能找出心的存在。

寂天菩萨在《入中论——智慧品》讲身念处时云：

无身因愚迷，于手生身觉，

如因石状殊，误彼为真人，

众缘聚合时，见石状似人，

如是于手等，亦见实有身。

手复指聚故，理当成何物？

指亦指节聚，指节犹可分。

分复析为尘，尘析为方分，

方分离部分，如空无微尘。

是故聪智者，谁贪如梦身？

如是身若无，岂有男女相？

而离身之外，如前面所分析的一样，也不可能独立存在实有之心。如是一一分析观察，心识不存在任何自相，没有丝毫真实性可得。

《不退转轮经》云：

“无明如虚空，诸法无性相。”

《般若八千颂》云：

“心无有心，心之自性为光明也。”

《坚慧请问经》云：

“心之性相亦同幻境，应住无性相与离性相，此乃心念处也。”

一切有情的身、受、心念皆无真实自相可得，本性无有任何戏论分别，所以观察至此，完全可以得出结论：一切有情其本性即涅槃，无有任何实执戏论。

《圣宝炬经》云：

“一切诸法如善逝。”

弥勒菩萨云：

“三有寂灭平等性。”

萨哈祖师也说过：

“轮回如何即涅槃。”

龙树菩萨在《中论——观涅槃品》里也说过：

涅槃与世间，无有少分别；

世间与涅槃，亦无少分别。

涅槃之实际，即为世间际。

如是二际者，无毫厘差别。

这类教证于经论中，大家都见过不少，而有情自性如何即涅槃，这个问题要清楚地了知，对我们中下根凡夫来说，必须深入本论中的种种观察辩论，了知有情的身、受、心等皆无自性，当这些法义融入自心时，对“有情性涅槃”，一定能生起坚定信解。

离境先有识，缘何而生识？

识境若同时，已生何待缘？

识若后境起，缘何而得生？

如果离开所缘境就先有根识，那么根识是缘什么境而生起的呢？如果境识同时存在，那么根识已经生起，又何必要观待所缘境呢？如果根识是在所缘境生起后才有，那么根识能缘什么境生起呢？众生心识依所取境而起，如果没有色等所取境，也就不可能产生眼等诸识。因此如果有心识存在，那它必定有所缘境。如果心识有自性成就之产生，那么

境与心识之间，究竟是同时生起，还是不同时生起呢？首先观察，如果根识在前，而所缘境在后，那么在所缘境未生之时，根识又能缘什么境相而生起呢？识与境是能所关系，二者必须相依存在，若外境不具，那么内识无从生起。比如说当面前的花瓶不存在时，见花瓶的眼识也就不可能生起，这一点大家都应知道，所以识前境后是不成立的。识前境后不成立，那是否识境可以同时生起呢？如果识境同时生，二者也就不存在因果关系，因为根识已经生起了，那也就无需任何所缘境相。根识必须依缘一个境相的因，才可生起一个根识果，心境既为因果，须先存在因，而后果才可产生，这是世俗现象中的无欺规律。如是观察后，也就破除了识境同时生起的可能性。识境同时也不成立，那是否可成立境前识后，先有所缘境而后刹那才生起根识呢？如果境相在前，而后刹那才生起心识，那么在生起心识之时，前刹那的境相已灭，既无有境相，根识又缘何而生起呢？前刹那的境相已灭，如果还认为它可以作现在的所缘境生起心识，这无疑有兔角也能引生眼识之类的大过失。

龙树菩萨在《中论——观因果品》里说：

“云何因灭失，而能生于果？”

若因前果后，则果生之时，因已灭失，既已灭失，又如何生果呢？凡夫认为真实有心识生起，而以正理观察时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实存在着心识的生起。当我们真正了达心识与外境的无实本性后，实执习气一定可以调伏，乃至息灭。

故应不能知，诸法实有生。

因此不可能以正理推知，诸法实有自性产生。

如前而作身、受、心三个念处观察，以此我们应该了知：要得到诸法实有自性产生，是不可能的。诸法若实有自性，那么它必有其产生方式，这些方式可以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四种方式包罗。

月称菩萨在《入中论——菩提心现前地品》里说：

“彼非彼生岂从他，亦非共生宁无因。”

如果诸法由自体产生，那就有无意义、不必要、无穷生的过失；由他法产生，则有火焰生黑暗之过失；若自生、他生皆不存在，也就不可能存在自他共生，如同聚合众多砂石，也不可能生出芝麻油；若诸法无因生，则有虚空能生稻种等种种大过失，这些观察方式在《入中论》、《中论》、《中观四百颂》等论典中有详细而系统的论述。

通过这些观察，我们可以了知，即使在世俗中，也不可能成立任何一种自性产生的法。在《般若二万颂》中，佛陀将一切法抉择为无生无灭、不来不去、不常不断、不一不异，以离八边的方式作了论述。

龙树菩萨在《中论——礼赞文》里也说：

不灭亦不生，不断亦不常，

不去亦不来，不异亦不一。

能说是因缘，善灭诸戏论，

我稽首礼佛，诸说中第一。

龙树菩萨在《中论——观因缘品》里云：

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

不共不无因，是故知无生。

龙树菩萨在《中论——观四谛品》里云：

未曾有一法，不从因缘生，

是故一切法，无不是空者。

一切有为无为法，本来就没有自性成立之生，因此不论诸法如何显现，它们都不会有丝毫实有自性可得，能了达此，即是究竟的法念处。

永嘉大师曾说：

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

无罪福。无损益。寂灭性中莫问觅。

此处我们将从眼界乃至意识界的十八界都抉择为空性，但这只是一种单空的境界，从究竟而言也是不合理的。要了知，没有眼界，没有意识界，所有十八界不存在的空性就是显现，但这种显现并不是我们凡夫所认为的显现。凡夫人以分别念而得出结论，是显现就没有办法空，既是显现又是空性，是非常矛盾的。针对这种根器的众生，暂时只能用表示的方式，或是其他的方式遮止这种妄念，除此之外没办法让他们了知空性，因为那是圣者超离言思的境界。空中有显现，显中有空性，这才是《心经》所抉择的境界。



月称菩萨在《入中论——菩提心现前地品》中云：

如影像等法本空，观待缘合非不有，

于彼本空影像等，亦起见彼行相识。

如是一切法虽空，从空性中亦得生，

二谛俱无自性故，彼等非断亦非常。

凡夫无论如何也不承认、不接受这一点。因凡夫皆执色身为我，所以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根之见闻觉知，有相应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等六尘，根尘相对，即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等六识。于是，迷真执妄，被十八界缠缚困惑。

眼见明暗美丑，耳闻动静高低，

鼻嗅香臭通塞，舌尝酸甜苦辣，

身触冷暖滑涩，意分爱憎取舍。

为十八界日以继夜、费尽心机，一生都在为空花水月般的外境操持，至死无有停息。不但白天不得安宁自在，哪怕在睡梦中，也常为虚名幻利而惊心动魄、烦恼不休。

在博取这些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的过程中要不造业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爱财好色的人，为了抢夺财色，往往不择手段，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然而，一旦呼吸停

止，平日念念不忘、恋恋不舍的任何事物，一样也带不走。到头来，只落得两手空空、孑然而归，但有一样却是甩不掉的，就是平时所造的善业或恶业，业与我们形影不离，想丢也丢不掉，这岂不是劳碌一生而空得一场噩梦吗？

悲天愍世间的寂天菩萨在《入行论——智慧品》中云：

众生如梦幻，究时同芭蕉，涅槃不涅槃，其性悉无别。

故于诸空法，何有得与失？谁人恭敬我？谁复轻蔑我？

苦乐由何生？何足忧与喜？若于性中觅，孰为爱所爱？

细究此世人，谁将辞此世？孰生孰当生？谁为亲与友？

如我当受持，一切如虚空？

